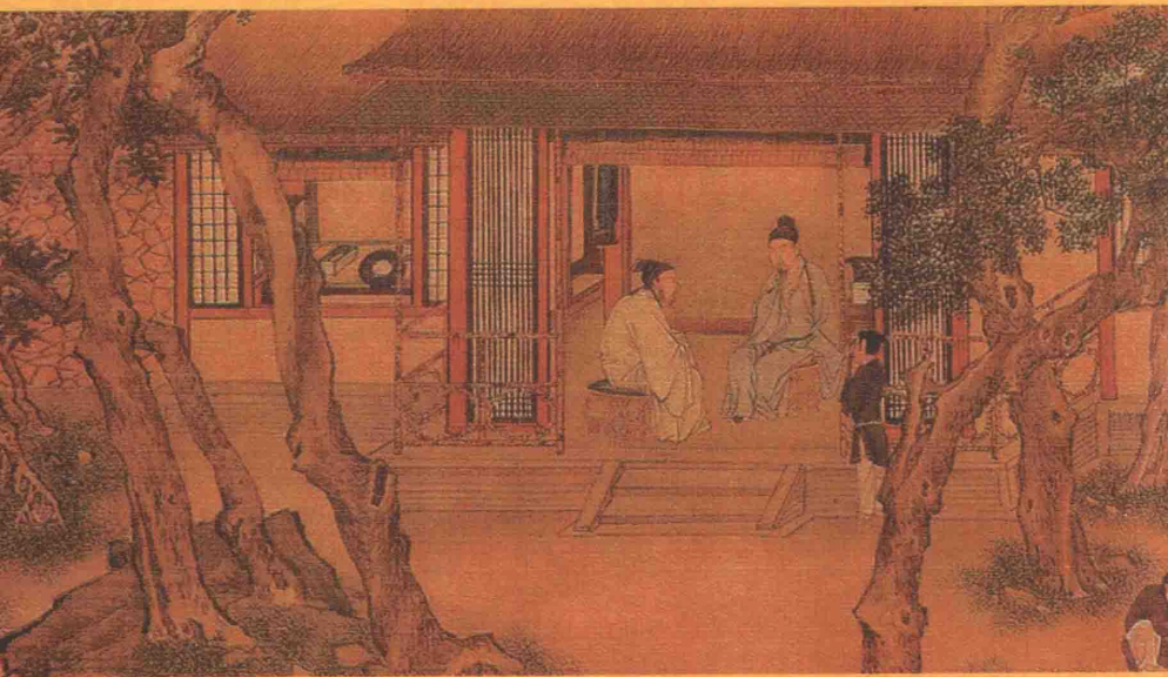


东林党

李文辉 著

下

十年心血之作
解密东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东林党

李文辉 著

下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目 录

- 第一章 斗转星移 曙光再现东林院
欢声笑语 向高博弈过百龄 / 1
- 第二章 智破三党 于玉立蕉扇轻摇
一飞冲天 熊廷弼经略辽东 / 9
- 第三章 神宗大行 辨是非留待后人
指点江山 挥巨手承宗拟诏 / 25
- 第四章 一月驾崩 东林饮恨红丸案
江山失衡 权归无知小木匠 / 35
- 第五章 众正盈朝 齐心合力整朝纲
辅佐少主 定要治国平天下 / 54
- 第六章 风云突变 杀王安祸起萧墙
出脱忠贤 腥风起君陷群狼 / 63
- 第七章 作奸弄权 魏忠贤小试牛刀
内外勾结 乱天下风雨飘摇 / 79
- 第八章 兴修水利 津唐千里稻花香
玩物丧志 大堤蚁穴初长成 / 86
- 第九章 教化为先 首善书院清风爽
匡扶正气 保家卫国激忠义 / 94
- 第十章 合纵连横 金戈铁马易水寒
经抚不和 三方布策成画饼 / 102
- 第十一章 破格用人 高攀龙力荐良臣
救国于难 孙承宗督师山海 / 117
- 第十二章 党同伐异 君子小人不共鸣
能去奸佞 虽伏草莽死无憾 / 134

- 第十三章 方圆规矩 结天网疏而不漏
除恶务尽 清君侧任重道远 / 145
- 第十四章 殚精竭虑 丰碑盈口皎日星
丹心贯日 千载声名留青史 / 162
- 第十五章 恣害宫闱 设局密谋慈恩寺
作威擅杀 由校绝嗣再无子 / 174
- 第十六章 小人之尤 移祸缙绅正人危
轻施妙手 不让蝴蝶翩翩飞 / 183
- 第十七章 怒劾忠贤 要从君侧逐豺狼
杖杀万燝 寒生六月可飞霜 / 189
- 第十八章 人以群分 奸佞奔投魏忠贤
笑而纳之 是非曲直再难分 / 203
- 第十九章 卧薪尝胆 图辽东还我河山
奸雄当道 功亏一篑仰天叹 / 210
- 第二十章 正人去国 飘落纷纷如振槁
自毁长城 徐图恢复成泡影 / 218
- 第二十一章 鼎镬刀锯 志士不惧在沟壑
蹈仁而死 勇士不肯丧其元 / 226
- 第二十二章 世运倾颓 蹈恨哀平千秋世
河决鱼烂 宁为鬼雄不还家 / 246
- 第二十三章 一堂师友 冷风热血洗乾坤
纵令伐尽 一片平芜也号林 / 254
- 第二十四章 烈火丹心 血染圜扉书彤史
天亦示警 恶贯满盈总有时 / 269
- 第二十五章 鼓动激扬 渔夫牧竖语忠义
以嗣东林 敢学汉末讨卓举 / 278
- 第二十六章 天亦雷霆 天启亡曲终人散
机关算尽 铜墙敌难众人推 / 286
- 第二十七章 字字含怒 弹劾大潮腾空起
人神共愤 扫除奸佞清朝纲 / 301
- 第二十八章 世界已清 毁要典伸张正义
书生展眉 含笑去浩气长存 / 314

第一章

斗转星移 曙光再现东林院
欢声笑语 向高博弈过百龄

“铛！ 铛铛！”南禅寺的钟声刚响起，候在城外的百姓就开始鼓噪起来。于是，门官揉着眼睛，打着呵欠，指挥着放吊桥开城门后，就懒懒地看着满载青菜萝卜、瓜果酱菜的人群蜂拥而入。直到水栅门外的渔民大哗，门官才令提起栅门，然后在他们的笑骂声中回屋去了。

“开船啰！”道林一声吼，小船就飞快驶进城，转个弯就来到弓河口，“看！那就是高先生住的水曲巷。”道林指着对岸。之沅连忙往巷里看，只见小巷深处隐约有一砖砌门楼，门旁立一对石狮子。棕黑色的大门紧闭，只有边门开处有人进进出出。之沅站起来就要往岸上跳，被道林一把拽住：“别急！高先生一定在书院。”

弓河蜿蜒，水曲巷渐渐隐入街市的另一头。道林他们也就放慢了速度，任小船在河面上滑动。之沅好奇地打量两岸。驳岸是石砌的，每隔一段距离，就有石柱一根，那是船家栓缆绳的地方。石柱间有绳索链接，为的是保证行人安全。

驳岸每隔一段距离就有石阶通往河边，早起的妇女们正忙着淘米、洗菜、汰衣裳，当然不会忘记发些牢骚什么的。那些富人家的小女佣，也在河滩头忙碌着，她们不顾溅起的水花会打湿衣袖与裙角，此时正神秘地和隔壁家的厨娘咬着耳朵，小声讲些主人的鸡毛蒜皮的琐事，于是“嘻嘻！哈哈！”轻脆娇媚的笑声不绝于耳。南方女儿的水灵与勤快令之沅赞叹。

“卖虾啦！”“鲜活的大青鱼，快来买呀！”装满鲜货的小船上传来阵阵吼叫，把精明的主妇从睡梦中叫醒。她们边梳洗打扮，边倚在窗口，仔细打量船舱里各种吃用品的货色，估算着它们的价格。于是她们讨价还价，挑肥捡瘦，

笑骂声不绝于耳。南方妇女的精明与挑剔令之沆惊奇。

小船拐进一条小水巷，前面出现一个小小的码头，书院到了，道林把揽绳抛到石桩上，小船靠了过去。“那就是丽泽堂。”道林指着前面。

“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”冥冥中仿佛有人召唤，之沆径直往丽泽堂冲了过去。果然，它在那儿，正静静地注视着自己。之沆看着看着，只觉得有股激昂之气，冲涌而出。“治国平天下”，永存的书院精神。

“看！那就是高先生！”道林又指了指院门前。

他就是高先生？之沆仔细看着他：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，让人不敢仰视，和我想象中的君子完全一样！

夏寄石道：“每到讲学的日子，先生都会在这站一会。只是，先生神色如此凝重，难道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寄石待要走过去，想了想，回头关照：“道林，你们先去拜见吴桂森先生吧。”

“知道了，孙公子，我们走！”

看着道林他们往后院去，夏寄石正要抬脚，就听见有人招呼，连忙回头，原来是钱谦益。“噢！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怎么？不欢迎吗！”

“哪里！多日不见，牵记得很呢。听说你也要进京了。”

“诏书已到，只是有点犹豫不决。”

“为什么？常洛登基，急需人才进京辅佐。你才华横溢，进京理所当然，又犹豫什么呢？”

“朝廷太复杂，尤其在用人上。想当年江陵所用之人，良马。江陵后所用之人，雄狐、黠鼠。国家之事与狐鼠谋之，则良马必将迁延负辕，长鸣而不食……”

“好啦好啦！谦益你位列三甲，前程无限，哪会迁延负辕，长鸣而不食。”

“你又来了！”

“开个玩笑嘛！不过，对寄石来说，只要能吹散书院上空的阴霾，再现泾阳先生时的盛况，也就心满意足了！”

“谁说不是呢。噢！福清公今天就要到了。”

“叶大人要来无锡？”

“是啊！我就是赶来见他的。”

原来如此！夏老伯看着站在门口的高攀龙，喃喃道：“叶大人来锡，一定是请先生进京的。”

该不该去？高攀龙犹豫不决。想东林遭重创，泾阳含恨九泉；想自己为了书院，受到的委屈与磨难，苦苦坚持了八年。八年了！心中的痛又有谁知道。

去？还是不去？面对朝廷的召唤，高攀龙从未有这么为难。去？不！决不！这是发自内心的本能的抗拒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！那么不去？可邹元标来信了，叶向高来信了，孙承宗甚至派人把邸报送来了，他们又是为了什么？国家内忧外患，正是风雨同舟时呀！高攀龙犹豫不决。

“景逸！”有人招呼，原来是知县吴大人。只见他挥舞着邸报，兴奋道：“皇上励精图治，已发内帑二百万支边，撤矿监税，招建言朝臣回京，件件得人心。”

“是啊！叶大人也要进京了。”

“听说要到无锡来？”

“今天就到，看时辰也该到了！”

正说着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：“谁在背后说我？不怕板子打手！”小径上，叶向高笑容满面地站在那儿，“景逸兄！还记得向高否？”

“福清公！真的是你。”高攀龙紧走几步，抓住叶向高的手上下端详。自二泉辩论后，叶向高就常来无锡会友，直到他进京才各奔东西。再看他花白的头发，不禁感叹时光流失之快，二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。

叶向高也在仔细打量着高攀龙，努力寻找他年轻时的影子，却发现他是如此的淡泊与沉稳。想他受到的打击与磨难，不禁唏嘘不已。又见他虽历经沧桑却没有留下悲伤与颓废，反而有一种刚毅与豁达，自己又十分欣慰。“变了！真的变了！景逸！不知为什么，看到你，向高竟然有恍若隔世的感觉。这些年，你过得好吗？”

“一言难尽！”

吴知县也来见礼，三人往书院里走去。书院依然像当年一样清静，小路上也没见丛生杂草，倒是那随意点缀在路旁、河边的松竹，隐约在书亭中、碑廊下的不知名的花草，告诉人们，这里依然生机盎然。更让叶向高意外的是，小河边有一群学生正热烈讨论着什么，他们年轻的充满活力的身影，似乎在告诉来人，书院从未停止过教学。

“果然是清雅之地！”叶向高羡慕不已，“常洛登基急需人才，景逸兄你……”

高攀龙摇头：“泾阳把书院托给攀龙，攀龙就把心交给了它。福清公，弟入林唯恐不深呀！”

“多年来，我们为太子耗尽心血，不就是指望他能开创一个盛世中国？‘格物致知、正心诚意、修身齐家’，归属处还是‘治国平天下’呀。也为此向高进京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景逸你呀！”

见高攀龙沉默不言，知道他心结难开，叶向高也就转了话题：“好吧，此事再议！景逸兄！向高来无锡有三大愿：其一、邀景逸你一同进京；其二、向高极喜宜兴山水，想约景逸同去一游；其三、听说无锡有一人叫过百龄，围棋

造诣极高，因此特写请柬一帖，礼招过百龄对弈，以求一败。”

“福清棋艺冠绝天下，过百龄怎是对手？不比也罢。”

“有名人在此，路过而不弈几局，岂不让向高遗憾终身？”

“如此说来，不请过百龄，不尽地主之谊。好吧，就在依庸堂摆下棋局，怎么样？”

“行！”

见管家执柬去了，攀龙亲热地拉着叶向高的手，一同往依庸堂走来。依庸堂一切依旧，只是不见了好友顾宪成、同年顾允成。回想那充满激情的岁月，叶向高感慨万分：“八年了！多亏景逸担当，书院终于挺了过来。泾阳泉下有知，该瞑目了！”

“当初建书院时，明龙兄就曾言道，这是一条充满荆棘之路。攀龙不以为然，建书院是为恢复儒家传统，救世道重返道德规范，又有何难？没想到竟引起如此多的风风雨雨。泾阳兄曾言道：‘士之号为有志者，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。’然而世事难料，纵然有满腔热血，支撑乾坤却也不是易事！”

“景逸说的是，如果不是为了常洛，向高怎肯再度出山？当年与太子共读经书于文华殿，虽为侍讲，情同父子，丢不下的师生情罢了。景逸！随弟再伴常洛一程如何？”

“二十七年过去，心若止水。”

“话虽如此，只怕这一腔热血，放不过景逸你了！”

高攀龙闻言，顿时呆立，刚要说些什么，就听有人惊呼：“叶大人来了！”二人转身，原来夏寄石与钱谦益。向高上前紧紧握着夏寄石的手：“寄石！真的是你！老夫在福清，每忆起东林，都不由自主地想起你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一切都好吧？”

“托大人的福，一切都好！”

谦益也上前行礼：“谦益有礼了！”

“想不到你也在。”回想当年因韩敬科考案，引发了那么多的恩恩怨怨，叶向高唏嘘不已。看到年轻一代在成长，他欣喜之余又不免感叹：“当年的热血青年，都已是国家栋梁。后生可畏，福清老了！”

“大人是国之栋梁，怎能说老呢！”

叶向高刚要说什么，就见浩浩荡荡地走来一大群人。原来听说首辅要与百龄下围棋，顿时轰动无锡城。本来江南棋手如云，且流派众多，只要有赛事，都会前往观战。叶向高的棋艺名满天下，与过百龄弈棋更是千载难逢。消息传开，不但弈棋高手，就是看热闹的市民都往书院赶。

“快让开！快让开！”有人抬着棋馆的大棋盘过来，并熟练地挂在依庸堂的窗楣上。见解说员站在一旁等待，观棋的人也安静下来。

过百龄进来了，丫叉头、小背心，充其量也就八九岁，见叶向高倒地

就拜。

怎会是个孩童？叶向高大吃一惊。这倒难为老夫了，就是胜了也稀疏平常，就勉强下两局吧，心中未免有些小瞧他。大意的叶向高伸手扶起：“来！这边坐下！老夫让你三连星，再由你执黑先走，好吗？”

小百龄整了下衣襟，又对高攀龙行了个礼，然后爬上座位一屁股坐下：“谢大人关照！百龄执黑就是占先了！”说完落子星位，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小百龄锋芒毕露，明显要抢外势。

“少年老成，有点味道！”叶向高暗暗称赞，他收摄起心神，落子小尖守角，抢实地回应。小百龄在星位连连落子，下了个三连星。叶向高则连续守势，双方很快进入搏杀。没想到叶向高竟先失一局，顿时面红耳赤。

依庸堂外，观棋的人个个都是评论家，其中一个人的观点得到大家一致认同：“论功力，叶大人在上。论心智，赛过常人，且棋风儒雅。只不过有点小瞧百龄，游戏百龄是个孩子，不肯下杀招，否则早赢了。百龄赢是赢在速度上，小孩子着快棋总占优势，得到机会就快速进攻，才拿下一局。”

依庸堂内，叶向高先输一局，不得不集中精神，全力以赴。怎奈过百龄思维敏捷，出手快捷，且初生牛犊不怕虎；而叶向高路途劳累，又兼托大，先手输了一局，不免影响情绪，又输了一局。这下好了，观棋之人有了话题，来了精神。他们摇头晃脑，评头论足，很快分成两派。一派人认为过百龄棋锋太锐，且不走常规，其实力不及首辅；一派人则认为，百龄人小，敢于创新，剑走偏锋，前途不可限量。

门外棋迷争个不休，堂内却很安静，最后叶向高输了第三局。这下吓坏了过老父亲，他对儿子耳语：“叶大人是当朝首辅，你本该手下留情才是，怎可屡胜于他？”

小百龄不以为然：“下棋不过雕虫小技，若因此枉道媚人，岂不是羞辱我？况且相国如此贤明，怎会怪罪我一个小小的童子？”

叶向高听了十分惊奇，那过父可吓坏了：“小子顽劣，得罪相国。他……他……”

没想到叶向高竟对小百龄的父亲作了一揖，道：“老夫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应允否？”

“不知大人有何训示？”

“令郎有此奇才，又有此志气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老夫意欲带他进京，代为延请名师，教习治国安邦之术，老丈意下如何？”

未等过父回答，小百龄就抢先道：“高先生常教诲，凡事要沉下心来，好好下一番工夫，才能成就伟业。百龄学业未就，底蕴不足，难成大器。即使大人提携，京城繁华难免分心，还是不去的好。”

叶向高啧啧称奇：“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识，这也是东林学风使然。可惜

老夫无缘得子，终是憾事哟！”

见叶向高格外器重百龄，高攀龙十分高兴：“百龄年少，偶然得胜，侥幸而已。要想大成，还需在学业上努力，否则难成大家。叶大人国事繁忙，百龄年纪又小，待他稍有成就，自会拜到福清门下，否则也是百龄失此机缘呢！”

钱谦益亦十分喜欢这个孩子，当即为之赋诗一首：

八岁童牙上弈坛，白头旗纛许谁干；年来复尽楸枰谱，局后方知审局难。
乌榜青油载弈师，东山太傅许追随；风流宰相清平世，谁识沿边一着棋？

过父如获至宝，收藏在家中。

高攀龙见时辰不早了，吩咐道：“叶大人刚到无锡，车马劳顿，需要休息，管家送百龄回家吧！”

百龄有礼貌地告辞道：“百龄无礼，请叶大人原谅。”

看着百龄一蹦一跳地离去，叶向高感叹不已：“当年向高也似此子模样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如今与这小子对弈，死活棋竟只能算到十一二步，向高真老了！”

“能算到十一二步，已经少有人及。福清公一路辛苦，又加上心急了些，难免失手罢了！”

正说着，有衙役匆匆跑来，送一公函交于吴知县，吴知县打开一看，顿时愣住。高攀龙关心道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皇上驾崩了！”

“知道了呀！”

“是常洛太子！”

“常洛太子！什么？常洛太子？”叶向高愣住了，这才一个月呀！叶向高摇晃了一下，泪水流了下来，他挣扎着站稳身子，“景逸！炸雷击顶、高山失足都不及这噩耗痛彻心扉。常洛，皇上啊！”

突如其来的噩耗，震惊了所有的人。常洛登基才一个月竟去世了，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，可又不得不相信。一想到常洛去世，以后会怎么办？脑中一片空白，叶向高更是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。

十多年了，为了把常洛培养成一位明君，叶向高不知倾注了多少心血。朝夕相处，彼此间早已结下深厚的友谊。况且，常洛刚登基就召自己进京，叶向高踌躇满志。怕进京后孤掌难鸣，特绕道无锡说服高攀龙一同进京。他相信，凭自己与高攀龙在政界与学术界的声望，定可号召优秀人才齐聚京城，到那时君臣一心，何事不可为？偏偏常洛去世了，一切皆成泡影，叶向高痛彻心扉。

俗话说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！”叶向高心灰意冷。想到家乡几年，浓浓亲情、淳淳民风，心情多么舒畅。还是回家去吧！叶向高决心已下：“景逸！有常洛在，向高君臣之义不敢忘。常洛不在，报恩之心也随他去了。”

见他如此悲伤，高攀龙一时不知该怎么说才好，呆了半晌，才想起叶向高刚到无锡，于是挽留道：“难得到无锡来，让攀龙陪你游玩宜兴，以了夙愿，岂不更好？”

“向高哪还有此心，就此别过。”

望着远去的船影，寄石道：“叶大人这一路不知多么难过呢！”

“福清与常洛感情深厚，乍闻此噩耗，心痛也是常理。只是，这么多年的明争暗斗，不都是因为福王朱常洵？但愿风声水起见龙蛇，分个明白才是。”高攀龙想起没见到道林，问：“道林呢？怎么没来？”

“来了！陪之沆在书院里到处走着。”

“之沆来了，在哪里？”

夏寄石走出小辩斋四处打看，只见小心斋前有人影一晃，原来道林与孙公子他们正缠着吴桂森讲经典呢。见夏寄石招手，他们连忙过来拜见。

“你就是孙公子？唔！好个英俊少年！早听说你们要到无锡来，怎么今天才到？孙大人好吗？”

“爷爷很好。高先生！之沆今天终于知道，为什么爷爷每次谈到东林书院，都十分敬佩呢！”

“是嘛！”高攀龙很高兴。

“爷爷！他们是谁？”有人拉了拉他的衣服，原来是高攀龙的孙子高永清，正上下打量着之沆。

“哦！他就是孙之沆和他的哥哥顾燕山呀。”

“你是永清？还有，你一定是顾杲！”孙之沆十分开心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早就听寄石叔叔说过，当然知道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永清拉着之沆的手，扭头道：“爷爷！孙公子难得来无锡，由孙儿招待他们好吗？”

“好啊！干脆你们都住到水居去吧。”

“太好了。道林！你也和我们一起住。”

“行！”

看着他们兴高采烈地往外走去，高攀龙感叹道：“每看到他们，就会想起当年你在泾阳身边跑来跑去的样子，不知不觉间八年过去了。”

“寄石也始终忘不了泾阳先生，放不下书院，舍不得离开先生您！”

“听说你去京城了，情况究竟如何？”

“回来前探望了杨涟大人，才知道这次围绕太子登基，杨大人与左光斗大人

起了关键作用。”

“哦？”高攀龙不敢相信，“太子登基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文儒毕竟是小臣呀！”

“讲起这个，真是话长。先生可记得于玉立于大人？”

“中甫兄？他与此事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有关系！于大人曾在泾阳先生墓前立誓：‘定要众正盈朝！’他做到了。”

第二章

智破三党 于玉立蕉扇轻摇
一飞冲天 熊廷弼经略辽东

原来，于玉立因妖书案一事罢官回乡，再也无意官场。虽也常去无锡与允成会面，谈论些学术方面的问题，但大部分时间只是在家侍弄些花草什么的，后来，干脆杜门谢客，过起了闲云野鹤的田园生活。一天，玉立闲来无事，带文言到天目湖游玩。见湖水清澈透明，风景秀丽诱人，于玉立流连忘返。又见鱼儿肥美，一时兴起，他干脆租一只小船钓起鱼来。

这天，天虽下起细雨，但于玉立兴致不减。他吩咐文言煮水泡茶，自己则身穿蓑衣，端坐船头，抛出鱼饵后，就认真严肃地等待鱼儿上钩了。

“中甫？原来你在这儿！”岸上有人惊呼。

于玉立一听声音，就知道是好友丁元荐。刚想站起来，没想到有鱼儿上钩了，又看水花很大，分明是条大鱼。于玉立惊喜万分，连忙对丁元荐摇了摇手，就把全部注意力用在对付那条鱼的身上。丁元荐可不管这些，他跳上船，脚乱踩还不算，干脆拉出鱼杆，扯断鱼线，连同那条鱼一起抛到湖中。

“你！”看着逃走的鱼，看着沉到湖里的鱼杆，于玉立火了，他一把抓住元荐的胸襟，摁着他的鼻子，咬牙切齿，“好你个丁元荐，放走我的鱼也还罢了，为什么折我的鱼杆？今天不说个明白，小心我的拳头！”

“你真不知道，还是假不知道？”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看着丁元荐焦急愤怒的神情，于玉立松开了手。

“难道你不知道韩敬科考案风波，不知道推荐李三才入阁引起的风波？”

“隐居乡村，不问世事久了！”

“隐居乡村，不问世事？难道你真不知道，汤宾尹、沈一贯狼狈为奸，他们利用泾阳先生的书生意气，布一网之计？你倒好，居然在此悠然自得地钓

鱼，当起个渔翁来了！”

于玉立一听，急了，连忙把他拉进船舱，连连问：“究竟怎么回事？快说呀！”

丁元荐详细讲述了这几年发生的事情，最后痛心道：“汤、沈居心叵测，竟然给泾阳他们戴了顶东林党的帽子，杀人不见血呀！”

“东林党？”于玉立愣住了，一想到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不由惊叫：“哟！不好！此事非同小可，我明天就回金坛去！”

“还望中甫护法东林！弟要去南京，就此别过。”

于玉立回到金坛，直奔书斋，好友们的来信已堆满书桌。于玉立边读边怪自己出外太久，又行踪不定，这么多的事竟一无所知。再看信中之事又让于玉立跺脚：“迂腐！真是迂腐！君子为什么无党？君子更应有党呀！叶向高！你们怎么不联合起来！一盘散沙，怎么与汤、沈之流斗？不能再这样下去！”于玉立拍案而起，“汤宾尹！你不知道还有于玉立吗？”

于玉立铁了心，破三党以慰英灵。但，从哪儿开始呢？打开缺口的关键是什么呢？他想到了楚党，想到了与东林斗得最激烈的熊廷弼，一个疑问纠缠着自己：楚人怎么了？东林怎么可能与楚人反目？庐山脚下屹立着举世闻名的白鹿洞书院，白鹿洞书院内还有章潢斗津先生，他与顾宪成在学术上的交流从未停过，他们会反目成仇？

这是一种痛，让于玉立日夜不安的痛。他想到了江夏，想到最要好的朋友郭正域。呀！这次怎么没听到他的声音？于玉立跳了起来：“郭正域经常来无锡与顾家兄弟见面，彼此友谊很深，他可是与东林同一个心呀？还有，熊廷弼为什么肆毒东林？熊廷弼的女儿还是郭正域的儿媳呢。不行！我得去找他，我要找他问个明白。”说走就走，于玉立去了江夏。

日夜兼程，快马加鞭，终于到了！于玉立站在那条熟悉的小街口，兴奋道：“明龙！我来了！”

突然，于玉立拉紧了缰绳。远远传来低沉的哀乐声让他的心一沉，玉立惊慌地发现，小街深处有白色幛幔卷扬；接着，就有纷纷扬扬的白花漫天飘舞，有一朵竟然缓缓地飘过来，围着自己盘旋着，最后轻轻地落在手上。于玉立有一种不祥的感觉，一问路人，果真如此。郭正域去世了，他家正在办丧事，大门口都是来吊唁的亲朋好友。

于玉立惊得魂飞魄散，连忙下马直奔灵堂，就见一大大的“奠”字，挂在正中央。与自己生死与共的郭明龙，毫无生息地躺在灵床上。毫无思想准备的于玉立一下子跪倒在灵前：“明龙兄！”一声惨叫，泪如泉涌。

听说于玉立来了，里面走出了郭夫人，还有他的儿子和媳妇。见到于玉立，郭夫人失声痛哭：“于大人！老爷死得冤呀！”

“嫂夫人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，难道你不知道？”一人冲了进来，于玉立认识他，亲家熊廷弼。只见他双目圆睁，两眉倒竖，指着于玉立的手直颤抖，一副恨不得一口咬死他的样子。

于玉立愣住了：“我？为什么我会知道？”

“因为你们要李三才入阁，因为顾宪成要李三才入阁，所以你们要害明龙兄。于玉立！是东林党谋杀了亲家公。东林党是侩子手，杀人犯！”熊廷弼捏紧了拳头。

“家父死得冤呀！”灵堂内哭成一片，哭声中还有一股杀气，于玉立感觉到了。

“此事与于大人无关，他还救过老爷的命呀！”郭老夫人拦住了熊廷弼。

“哼！都不是好东西！”熊廷弼一跺脚，恨恨地瞪于玉立一眼，冲了出去。

于玉立一心来看望好友，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个场面，他呆住了，直到郭公子跪下才清醒过来。望着郭正域的灵位，想到当年进京参加会考，自己与郭正域、顾允成、汤显祖还有叶向高住在同一个栈房，上谈天文，下论地理，吟诗赋词，多么开心。因仰慕沈鲤的高风亮节，折服于他的满腹经纶，自己还与郭正域一同拜在沈鲤的门下，成了要好的师兄弟，彼此又是多么合心合肺。如今天人两诀，于玉立悲痛欲绝，跪在那儿怎么也站不起来。

“于大人请节哀！”郭公子扶起了他。
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说是东林谋杀了明龙兄？”

“是妖书案结下的仇，举荐李三才留下的恨！”

“哦？”于玉立一脑子乱麻，连忙请郭公子讲这几年发生的一切。

万历三十四年，罢官回到四明的沈一贯对郭正域恨之入骨，报复之心未有一刻停过。万历三十六年，努尔哈赤崛起并开始骚扰边疆，辽东局势严峻起来，朝廷急需派员巡抚辽东。这是一桩有性命之忧的苦差事，朝中官员都视为畏途，避之唯恐不及。朝廷无奈，只得下旨，令群臣会议讨论。

沈一贯知道了，大喜：“好哇！你郭正域在江夏，动你不得，不是还有你的亲家嘛！熊廷弼一文官，他有什么本事勘察辽东？只怕落得个马革裹尸罢了。哼！郭正域！为你的亲家公去哭泣，去收尸吧！”沈一贯随即指挥康丕扬等到处活动，结果九卿科道一致推荐熊廷弼前往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这是借勘疆施借刀杀人之计。出于好意，许多人都劝熊廷弼推辞此项任务，但郭正域支持他。

郭正域与熊廷弼的家相距不远，他们两家是世代好友。正域早就看出熊廷弼有军事方面的天才，且一向以岳武穆深自期许，因此十分欣赏他。郭正域京城不得志，就把全部心事用于培养熊廷弼。他们一起研讨学术，尤其注重军事上的战略战术，郭正域为熊廷弼倾注了全部心血。

知道熊廷弼有一女待字闺中，郭正域诚心上门求亲，他们成了儿女亲家。此时，郭正域四十多岁，熊廷弼三十刚出头，十六年的年龄差距，使他们既是亲家翁，又是师生，更是情同父子。此次巡抚辽东，别人视为畏途，郭正域却认为只有最艰苦的磨炼，才能成为真正的军事家。因此，在郭正域的支持下，熊廷弼没有推辞以避祸，毅然受命前往。

在辽期间，熊廷弼脚踏实地，不徇不苟，筑墩堡、核军实、整饬风纪。他还兴学修备，使风纪大振。熊廷弼的背后，是郭正域坚韧的双臂，时时事事呵护支持着他，帮他挺过三年寂寞的军营生活。熊廷弼威望日显，背后就有郭正域的影子。

转眼三年期到，文韬武略已成的熊廷弼任满回京叙职，准备重新安排了。万历三十九年，载誉而归的熊廷弼携一只衣箱、一只书箱、一只床箱，清风载道回京城。他浑身洋溢着郭正域的风采，也肩负着郭正域的期望。

熊廷弼回京时，正是叶向高提出增加内阁成员的时候。名单中就有郭正域的名字，这让熊廷弼激动不已。郭正域出自翰林，人品、学识皆一流，他又博通载籍，有经济大略；自守介然，勇于任事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因此深得皇上、太子器重。他与常洛的关系，更是谁都比不上，因此极负人望。郭正域入阁名正言顺，熊廷弼充满信心。

确实，熊廷弼的想法不无道理，何况，郭正域是楚人的骄傲，楚人理所当然要全力举荐他。支持郭正域入阁的呼声高涨，其中湖北人的声音最响，熊廷弼更是全身心投入。熊廷弼当然知道有人不愿意郭正域进内阁，但他信心满满。因为在他的内心里有一个想法，郭正域曾推荐叶向高入阁，有提携之恩，都说他们配合默契，此时不就是最好的机会？他相信叶向高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，郭正域入阁胜利在望。

然而，叶向高并没有支持郭正域，却把花环投向了李三才。熊廷弼从惊讶到失望，怨恨随之而来。向高独相，内阁缺额，纵有李三才，多一个郭正域又何妨？面对廷弼急切的目光，郭正域连连摇头。自妖书案发，正域厌恶官场中的尔虞我诈，早已视功名利禄于浮云，回乡后即以讲学为要，劝廷弼不要插手其间。

熊廷弼不肯，他联合楚人共同努力。然而，顾宪成的《救漕抚书》在邸报上传开，局势变得扑朔迷离，郭正域进阁更加渺茫。失望之余，熊廷弼也有了情绪，这让吏部尚书孙丕扬很为难。

此时，因韩敬科考案波及江南，生员对官府极不信任，彼此间严重对立，学潮涌动难以化解。有人建议让熊廷弼去：“南中人才盛，非文望莫能鉴；士风悍，非武望不能慑。熊科名高，有文武风，裁宜以往。”

为了缓解熊廷弼的情绪，孙丕扬特任命他去南直隶任提学御史，离开京城这是非之地。

熊廷弼上任了，郭正域亲自送他。一路上，看不尽的江风渔火，说不尽的千古风流。然而，熊廷弼牵挂着边防安危，痛苦多年积累的经验、满腹军事韬略，从此埋入深渊无人识。难以释怀的是亲家翁满腹经纶却倍受冷落，其中的滋味谁人知？熊廷弼的心充满悲愤与无奈。

熊廷弼的心结，郭正域当然知道。他不断排解，细心呵护，见他仍忧郁不乐，于是挥笔赋诗《送熊芝冈督学南畿》二首，赠送亲家翁。

文武才名世所无，辕还五国到三吴；长城筑就干戈息，化雨飞时草木苏。
下里阳春推郢曲，高皇礼乐自留都；烛天曾有芙蓉镜，照乘全收沧海珠。
君是龙头第一人，片言海内等奇珍；都亭奏章皆推轂，堂上谈经妙斫轮。
范士肯教金蹕冶，论文不使蛇为神；当场骏骥应无数，若个能堪步后尘。

郭正域的安慰与体贴淋漓尽致，可越是如此，越是愤懑，熊廷弼带着情绪上任去了。第二年，正逢顾宪成的长子顾宪淳参加乡试，一头撞在了熊廷弼的枪口上。本来，以顾宪成严谨的家教，顾宪淳中举应该没有问题。但熊廷弼将他置于末等，名落孙山后，显然就是不让他进入仕途，也等于毁了他的前途。这说明什么呢？他恨顾宪成，恨他身为郭正域的密友，在入阁问题上竟站在了李三才身边，让郭正域满腹经纶，却不得志。“让你也尝尝滋味”也许是他的潜意识。于是，熊廷弼“肆毒东林”的传言不胫而走。

顾宪成怎不知道其中的缘由，但他敬重郭正域，理解熊廷弼，表示对此事绝不介意。

“可是！也不能因此说东林谋害明龙兄呀！”于玉立怀疑。

“于大人！您来看。”郭公子轻轻揭开父亲脸上的布。于玉立瞪大了眼睛，那是一张发青的脸，嘴角还有一丝血迹，分明是中毒死的。

“天呐！明龙兄！是谁害了你？是谁害了你？”望着郭正域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，想不到多年好友竟然死于非命，于玉立痛彻心扉。

“家父在岳父家的酒席宴上，被人下毒谋杀了！”

难怪芝冈发那么大的火，在酒席宴上谋杀亲家公，此人手段也太狠毒了，于玉立咬了咬牙：“凶手查出了吗？”

“避之惟恐不及，谁敢真心查案。有人说是自杀身亡，于大人！依爹的脾气，他怎会自杀？有人说是谋杀，是……”

“难道把罪名算在了东林头上？”

郭公子摇头：“晚辈怎会相信。害爹者别有用心！”

“这是一石二鸟，既可报己私仇，又可离间东林，此人是谁，答案已经有了！”